

街面忆往

老烟台有个新世界商场

王吉永

提起新世界商场，在老烟台可谓无人不知。小时候我父亲常领我到商场买东西。哪怕买一点小东西，我父亲也愿意去新世界商场买，因为商场距我家较近，商品齐全，还能顺便领我逛逛街。我上高小后，星期天也常领弟弟到新世界商场三楼去玩，新世界商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。

新世界商场位于芝罘区临衢街（现胜利路）路西，南距南大道（现南大街）不到200米；南邻是一个诊所和一个洗衣店，还有一个居民院；北面是毓嵒街，西与福建会馆为邻。新世界商场有两个大门，东大门是主门面向临衢街，北大门是副门面向毓嵒街。毓嵒街以北、以西是一片低矮的小平房。

我父亲说新世界商场算得上是老烟台最早的综合性商场，建于20世纪30年代初。那一年，他还在信义小学（现毓璜顶小学）读初小，新世界商场刚竣工时，实行摊位租赁制，商户要进入新世界经营，需按摊位大小及位置优劣每年交纳租赁费。由于商场地处城市中心的繁华地段，且经营商品齐全，顾客络绎不绝，商品销售很快，短时间内摊位便全部租出。商场按不同商品的种类分区经营，租赁摊位的商户要遵照商场的规矩，这样顾客要买什么东西一下子就能找到，且便于货比三家。

新世界商场南北长，东西略短，共两层楼，一层被四面的楼房围成一个很大的长方形，二楼的四周是外廊与栏杆，中间形成天井，二楼楼顶及天井的上顶封为平台。商场一楼南北各有一部格式一样的楼梯，两部楼梯对称，上到一半都有呈Y字分支，分别与二楼东西楼的两条外廊相连，顾客上二楼买东西可选择走就近的楼梯，很方便。

一层东楼的南半部经营男女服装及鞋帽，北半部经营儿童用品、玩具、糕点等；一层西楼全部经营粗杂货，包括锅碗瓢盆、厨房用具等日用杂品；一层南楼下我从未看见开门，可能是仓库。一层北楼中间是大门，大门的东西各有一个经营大厅，西面的大厅主要经营各种日用五金、自行车零件及整车，还有油漆涂料和其他日用化工产品，东面的大厅主要经营针、线、衣服扣子、关针、按扣等价值较低的小百货。一层的两部楼梯之间还有好大的经营面积，经营各种手套、袜子、腰带、毛线等商品。

最令我难忘的是晚上商场亮起的彩色霓虹灯，这在那个年代是很超前的。东大门偏北的二楼最上面，竖挂有一个约3米高的大霓虹灯灯箱，霓虹灯到了晚上便发出奇异夺目的彩色虹光。灯箱上面写着“曙光墨水”四个大字，霓虹灯上有大小两个闪亮的墨水瓶，大墨水瓶居上，小墨水瓶居下。大墨水瓶倾斜着，从瓶口有墨水一滴一滴地滴往小墨水瓶口，直到把下面的小墨水瓶滴满时，大灯箱就会变换另一种色彩，周而复始。从南大道上老远就能看到霓虹灯在闪亮，这个霓虹灯大灯箱已成为新世界商场的标志。晚上天不冷时，商场大门对面的空地上，常常聚集着一堆观看霓虹灯的人。

商场二楼上的平台是最吸引孩子们的地方。二楼的西北角有一个楼梯，是唯一能通向平台的路。楼梯拐弯处挂着巨幅的安全警示图，图上画着一个小男孩因攀爬二楼上的挡墙不慎摔出楼外。我有点害怕，每次上平台去玩，都小心翼翼不敢靠近四周的挡墙。

平台的面积和新世界商场一层的面积一样大，因平台上没有其它建筑物，显得很宽阔。在老烟台，新世界商场算得上是“高层建筑”了，那时市区大片大片的房子都是平房，二层楼房并不多见。站在商场平台上极目四望，也会有一种“一览群山小”的感觉。

上小学时，几乎每个星期天下午我都领弟弟到商场二楼的平台去玩。孩子们最感兴趣的是看拉洋片。所谓洋片，就是一些镶在金属相框中美丽的风景画或戏剧连环画。放进洋片机的一端，然后推进一片顶出一片，洋片机的两端各有一人，一个为主一个为辅，为主的往洋片机里推片还要唱词。所谓唱词，就是把这段洋片的故事用歌的形式唱给观者听，为辅的只管接片。洋片机前有四只聚光镜和四个座位，可以同时供四个人观看。看十几张画片为一场，一般每人收三到五分钱。当时的五分钱能买一个大火烧，因此我从来没舍得花钱看洋片。

另一个吸引孩子的地方是平台的东南和西南那两个角，各有一个很大的小人书摊，每个书摊至少有300多本小人书，种类很全，有《杨家将》《说岳全传》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《三国演义》《红楼梦》等成套的小人书，让人看了还想看下一本。还有一批抓特务的、打鬼子的单行本。一分钱可以看两本小人书，这些小人书吸引了很多孩子在那里席地而坐。我也很希望能常去看小人书，但因平日兜里没有钱，往往去的次数不少看的次数却不多。那时，依着南墙根坐在地上看着小人书，思绪全部进入书中情节之中，真是一种享受。两本小人书看完，两腿坐得酥麻酥麻的，幸福感却是满满的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城市的快速发展，为了拓宽南大街和胜利路，新世界商场被拆除了。1991年5月，新世界商场的业主迁入位于青年路12号的新址营业。

新世界商场，承载着我美好的童年记忆。尽管它已不复存在，但每当我走到那里，总会不由自主地回望两眼，内心倍感温馨。

乡村记忆

油坊是俺村的荣耀

孙玉玲

早年在我们村南，紧挨着路西边只住着一户人家，白白的山墙上，“油坊”两个黑色的大字显得格外醒目。字的后边画有一只手，其中两根手指向北指去。如今想来，这便是当年村里最早的广告牌了。

沿着手指的方向向北走不远，就看见油坊了。它坐落在路东临街处，厂房是当年一户地主家的产业，青砖黛瓦，台基坚固、扎实，柱脚高拔、挺脱，是村里数得上的大房子。

高深的院落里，西厢房是库房，东厢房则是换油的地方，西南面临窗处放有一张带抽屉的桌子，那是会计用的办公桌。东面并排着两个铁皮大油罐及大大小小几口盛油的瓷缸，缸边分别挂有3.5斤、2斤、1斤、半斤、2两、1两的提子。说起提子来，当年还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：“紧提酒，慢打油。”这句话道出来的是卖酒与卖油的买卖经，即技巧。

油料加工的程序全在北屋。有时跟着大人去换油，总被炒胚的香勾魂，垂涎欲滴地跑到北屋门口，望着蹲在锅台边用大铲子翻炒的人，觉得他们真幸运，守着这么多花生胚，肚子里肯定不会生馋虫。那一刻的我，多么渴望有人对我说：“小姑娘，来，给你几颗解解馋。”

当年的油料加工，可谓繁琐。工作人员每天凌晨四点多就要上班，首先将一天所要压榨的花生米依次倒进手摇的对滚机中，将其粉碎，碾压成胚。接着便是炒胚。当时油坊有四口十二印的大锅，俩人一组轮换，一人拉风匣，一人在锅上翻炒。炒胚的关键是把握火候，炒大了容易糊，炒轻了出不来油。炒出来的胚均匀，呈金黄色即为合格达标。随后是蒸胚。将炒好的花生胚，放到锅帘上蒸。这蒸胚也有很大的学问，蒸得太软压不住，蒸得太硬出油率低，必须软硬适度，出油率才会高。胚蒸好后，先凉着，大伙儿趁这工夫，回家吃早饭。

饭后回来便开始装胚。首先用麻袋皮将钢圈底部铺好，再将蒸好的花生胚装入钢圈内，边装边用脚在上面踩，直到结结实实装满后，上面再盖上麻袋皮，这样一个榨油前的装模才算完成。一个钢圈里能装三十斤胚，平时一天能加工一千多斤花生米，那就得将蒸好的胚，一个圈一个圈地装好，再一个一个摞进铁桩子里。一个桩子能装十二三个钢圈，油坊里共有四个榨油的桩子。桩子装好便开始榨油了，围绕在桩子上有五个眼，将一根铁棍插入其中一个眼中，八个人站在铁棍的两边，四个人推，四个人拉，直到推拉不动，再将铁棍插入下一个眼中继续推拉。这样依次推拉，直到挤不出油，这一桩子的榨油算是结束。金黄色的油花，随着工人们的奋力推拉，顺着铁桩翻滚着流到油盘，随之流向油桶。油桶流满，有专人倒进大缸里沉淀。榨好的油，需每天倒缸，清除沉淀的杂质。这样反复一个星期方可出售。这时打开油缸，只见油色金黄清澈，油香浓郁扑鼻。

我们村的油坊出油率高，且质量好，远近闻名，是一村人的荣耀，方圆百里的乡亲都慕名过来换油。那时一斤花生米三分五的加工费，村民们大都没钱支付，油坊便开启了用花生饼顶加工费的办法，受到了人们的肯定。

每年到了腊月猪快出圈的时候，我家才舍得拿点儿花生饼回家，泡泡喂猪，让猪上膘出圈。这时，我们也能跟着啃块花生饼香香嘴儿、解解馋。母亲还会用花生饼做菜稀饭，那个鲜美劲儿，我至今难忘。

村里的油坊能够长兴不衰、客户盈门，这与技术员孙振轩大爷的功劳密不可分。那些年，用花生打油，可不像磨面那么简单，大家只能到很远的地方去换油，来回一趟很不方便。孙振轩大爷当年在城里做过工，不仅见多识广，且聪慧过人。当他发现这一便民利民的时机，便向村领导承诺，村里若建油坊，器械的引进、安装以及油料加工等都由他全面负责。没有了后顾之忧，村里放心地将一切交给了孙振轩大爷。

孙振轩大爷精心指导、严格把关，工作人员吃苦耐劳，再加上诚实为本、顾客至上的经营理念，油坊的生意红红火火。

时光荏苒，随着旧村改造大潮的来袭，俺村的油坊也拆了，就此卸下了半个世纪荣耀的光环，成为家乡人心中一段永存的时代印记。

追忆美食节

安家正

2001年我国男足首次打入了世界杯，消息传来，烟台广大球迷欢欣鼓舞。几乎与此同时，旅游界也传来了喜讯——中国北方旅游交易会确定在烟台举行。这构成了“中国（烟台）五彩缤纷国际美食节”举行的背景。

烟台是有名的“鲁菜之乡”，把鲁菜“打包”推荐给全社会是从这个节日开始的。美食节组织得非常成功，本埠众多饭庄、酒店纷纷报名参加，以致准备的会标居然不敷分配，无奈只好印制一个标准图样，让大家仿制。美食节结束后的庆祝晚会，虽然只有本埠业余演员担纲，可是偌大的会场却座无虚席，不少人是站着看到底的。
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主会场下边有一个庞大的小吃群在展销。人们没想到，在工人文化宫广场上，能集中品尝到烟台各地的有名小吃，如蓬莱小面、黄县肉盒、宁海脑饭等。

尤其令人兴奋的是莱州的花儿（即后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花饽饽），保鲜花儿的土冰，莱州人称之为花盒子的一种濒于消失的玻璃罩子，也在小吃群中出现了。

美食节之所以成功，值得总结的经验很多。作为鲁菜的发源地，可做的文章有很多，近年来业内人士行动起来，为振兴鲁菜文化出谋划策，这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情。

